

第〇三八冊

曆象彙編

庶徵典

庶徵總部

天變部

日異部

月異部

(卷)

一四—一六

一七

一八—四

二五—二六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十四卷目錄

庶徵總部藝文三

瑞異小序

順大道疏

四靈賦

前題

賜劉基書

諫祀玉皇疏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

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何喬新

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於帝曰災

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九水七旱論

奏修省自劾罷黜疏

弭災祛疾疏

懷郡二瑞集序

修省疏

庶徵總部藝文四

正旦大會行禮歌

水旱禱

和容南韋中丞題瑞亭白燕白鼠六辟龜嘉蓮

陳陶

無客迴天意

宮詞

風雨歎

明李東陽

感事

澤縣行

雷雪行二首

考芝宮

聞報

十月望十二月初百舌羣鳴連日臘朔之夜雷

電徹曉大雨兩月鄉村人來說虎食人經秋不

去

庶徵總部選句

庶徵總部紀事一

顧夢圭

前人

前人

皇甫汭

前人

徐渭

庶徵典第十四卷

庶徵總部藝文三

瑞異小序

古人有災異則謹書之所以儆天戒而思患豫防也

而祥瑞或缺不書者恐善佞者之生侈心焉今災祥

並置以考休咎之徵故簡牘有存者悉書之

順天道疏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當時天

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

元經世大典

許衡

四靈賦

乾坤寧聖作物觀當四靈之畢來知萬物之得所

欽惟皇上繩祖之武敷和氣于兩間播仁風于萬宇

九淵之龍乍騰高岡之鳳時翥麒麟在郊神龜在渚

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

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

善惡交病生民不免于水火以是為治萬不能也

林同生

緊泰和元氣之所鍾惟體信達順之所使彼昭昭之爲靈驗皇德之遐著今夫神龍之英鱗族莫前或吟於風或奮於淵昔龍師之紀號彰瑞物於萬年宣大易之取象首八卦而爲乾不有斯靈象數何先又若鳴陽之鳥集於高岡五音雖離五采煌煌阿閣之遊嶰谷之翔雌雄和奏自成宮商使軒轅之作樂成律呂之短長不有斯靈制作未詳又若神龜見洛聚聚朱衣呼煙吸霧靈液霏霏綠文一出爲偶爲奇揭我九章示我民彝不有斯靈大範孰知又若麒麟在郊萬彞之英其象昭昭其角振振當周南之化美詒春秋之文成或播之詩或筆之經不有斯靈聖道何明雖然靈不自靈因人而靈聖人不作靈物不興千載一時見於當今無爲而化至治惟馨天不愛道甘露時零地不愛寶醴泉以生四靈駢萃宇宙文明而且寶興多士霧集雲從振關西之鳳起南陽之龍元龜五總舉眞儒之用麒麟在閭闔當代之功使盛德之士同乎四靈者又可以彰聖治於無窮

四靈賦

林仲節

維大鈞之播物差變化之不同雖偏塞之有間亦和粹之或鍾伊百獸之孰靈曰麟鳳兮龜龍其靈伊何爲瑞孔多或出魯而降聖或鳴岐而應和或浮洛而薦瑞或出河而負圖德感而應者與二南之詠樂成而儀者紀帝典之書九江納錫昭上貢之盛六御時乘應乾德之符其爲物也或義而慈或羽而儀或鱗之長或甲之奇麟之爲靈也角不以觸趾不以踞蟲有生而不踐草必黃而後躋麟兮麟兮著于春秋今詠于詩鳳之爲靈也體乃象德鳴兮應時非竹實兮

不食微闕梧兮曷棲鳳兮鳳兮文明之祥分匪德之衰龜龍之靈也神以妙物澤以及時或守國以紹明或雲從而天飛龜兮龍兮神化之盛兮稽易而可知粵若先民傷時思昔紀禮運以成書表四靈之爲德匪置網之可求豈阱獲之能執若爲畜而可馴乃至和而自獲彼昏不知孰明斯義誇元符之瑞浪傳一角之奇紀五鳳之元徒取羽毛之異元君入夢騁畸說之荒唐夏楨藏箴涉紀問之茫昧下有繼誕之徒曲學之士束脯而食語有奇而不稽藻悅以居禮難盛而匪智引筌而下料王子之空談網搜而飛咄晉人之妄議蓋故實者不求史傳之支離而必明經典之所指乃知禮經之言所以傷今思古而想像乎四者之爲瑞也辭未竟客有謂余者曰子徒知昔人傷今思古而不思推古以證今也四靈以爲畜則王者可制禮樂豈無其事而虛語哉洪惟聖神御四方而正四國張四維而立四極居四大而順四時敷四瑞而體四德乃若四者之應則麟鳳之在郊龜龍之在沼振振踴踴蛟蛟蛇蛇而不知其幾也今子徒騁五經之緒餘而不親文明之盛事辨紀傳之荒誕而不鑒德盛之所致誠下國之鄙人也賦者于是逡巡而起改容而謝乃續而爲四靈之歌曰麟兮仁兮鳳兮文兮龜龍神兮今世之珍兮禮樂斯興道厥淳兮於赫盛德維皇元兮

賜劉基書

明太祖

嚴法喜寬容誇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疊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剋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眞樂使者往而回勿資以物茶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午時書

諫祀玉皇疏 商輅

竊惟聖上嗣守祖宗大業十有三年夙夜憂勤圖惟治理天下之人無不感仰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過萬萬是以天道協和雨暘時若休徵必應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來災變日多去歲宮門火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水重結郊祀之祭大風怒號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震陝西天鳴即日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觀此則今日人事不修德政之有虧軍民之怨困莫伸國家之事變叵測不言可知此誠皇上側身修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社爲念增修德政講求闕失疎遠狎昵節省冗費以回天意可也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何喬新

古之聖王設諫鼓立謗木惟恐一德之未修一政之或闕也帝舜之世以言其治則庶政惟和矣以言其民則四方風動矣以言其瑞應則鳳凰來儀矣然帝

之命禹曰予違汝弼曰汝亦昌言曷嘗以治化已隆而忘求諫之誠哉真宗之世僅可爲小康耳一旦以受瑞建封遽罷直言極諫之科何其不思也且所謂瑞者何瑞乎以聖祖之降爲瑞耶則出於默卒所言以天書之降爲瑞耶則出於儉人所造以紫芝白鹿嘉禾瑞木爲瑞耶則出於諛臣所上求所謂庶政惟和四方風動鳳凰來儀者無有也當是時蝗飛翳空非災變乎歲旱民饑非災變乎帝雖詢於芻蕘未足以消沴致和也顧乃罷制舉以自塗其耳目是猶疇瘠之人黜和扁屏藥石而語人曰吾身康強耳嗚呼爲此說者何人歟始孔子所謂一言可以喪邦也歟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 前人

天八相與之際未易言也然洪範著休咎之徵春秋書災異之變蓋欲君天下者觀災而思咎耳古之英君諒辟一祲祥之見輒惕然曰豈吾德之或愆乎一草木之妖輒懼然曰豈吾政之或缺乎曷嘗諉諸天數而不知省哉王安石以通經學古自負其於洪範春秋之旨考之熟矣災變之來君未知警猶當胥誨胥告使畏天威以保天命可也今者君有警懼之心而安石反進邪詔之說是逢君之惡也是婦寺之忠也豈古之大臣格王正事之道哉嗚呼安石背經叛道如此真聖門之罪人哉

九水七旱論

徐芳

災祥之生其本在人而天末焉故治世多休徵亂世多咎徵非獨氣數也以其主德之修悖氣之和沴象之喜怒而應殊焉休咎之分天之所以賞罰人主也

世傳堯湯有水旱之患而其爲數一九年一七年噫何天之怒兩聖人如此也堯以欽明恭讓之姿爲諸侯所戴用代輦位置諫鼓謗木以達上下宅羲和巡方岳以若昊天黑庶績一民儼曰我儼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其於圖治可謂切矣有夏昏虐湯應後我后之望出生民塗炭昧爽丕顯作風愆之戒儆於有位其欽崇天道可云至矣何不德以干天之怒如此也書記庶徵休咎以恆雨歸之於狂恆暘歸之於僭言水旱雨暘之恆可知矣堯其爲狂湯其爲僭乎且七年九年則咎又不止於恆也堯湯即不德一二年之災足以儆矣何天怒之深而降之罰如此其極也春秋謹嚴天戒故災異必書漢儒董仲舒劉向又雜撫事應實之如魯隱公九年三月大雨以爲公子翬篡逆之兆僖十一年夏大旱以爲作南門勞民與役之致雖離牽合於義爲近也堯之時協和矣於變矣康衢歌而越裳貢矣湯代虐以寬撫綏訖萬方而永懷在兆姓於其時不可謂不治也宜於氣有和而無沴於象有喜而無怒矣而變若此豈天人感應之理至兩聖人獨爽與且災之類不一水旱爲大春秋二百四十年書旱零十八大水六凡皆日月之恆耳惟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則特書十年自二月不雨至七月又特書以其歷時久而災之甚也無論春秋自義軒以來今數千年未有水旱之患自二三年至七八年之久者今以數千年昏朝暴主所無之變獨兩見於堯湯之世何其待兩聖人偏苛而所以禍兩聖人之民者偏苛且酷也是數者雖明理洞數之儒莫能得其解焉即以問之天天亦將無

以自解也而竟有之何耶曰非也所云七年九年者誤耳曷爲誤傳之者誤也按古史堯六十一載甲辰命崇伯鯀治水閼九載績用勿成是歲黜之歲癸丑舉舜而後殛焉是所謂九年水者壅閉未乂之水非天災澤潦之水也商紀湯乙未滅夏即位至七祀辛丑大旱禱於桑林而雨是所謂七年之旱者自乙未至辛丑當爲七年非自一至二歲歲相續之旱也堯十九年嘗命共工治河矣當元主未錫之先堯之天下無歲無水患不自九年始也又十一年癸亥而告成功亦不自九年終也堯在位百年自始即位以逮平成即謂堯有數十年之水可也湯自桀三十八年戊寅嗣侯至乙未代夏凡十八祀辛丑大旱之歲二十四祀矣以稱王之年累之數當爲七通侯服計之即謂湯有二十四祀之旱可也世俗不察事之本末時之久近差次貿然無所尋繹但於書得九載閼績之說則曰堯九年水矣於商史得七年桑林之禱則曰湯七年旱矣沿襲益久訛謬益甚有言災之甚者必舉此實之夫使堯之時恆雨澤潦之患果至九年而鮮粒胥絕民即勿問而堯且不免於魚矣毫都土燥壤瘠非荆揚澤國之比使湯之恆暘九暵歷二三年而人將相食天下且胥鋌而走也何待七年而湯又得而治之哉且遇災而懼中主猶然湯七年始禱令早止五六年而竟將無禱也其玩天變亦甚矣何以法後世而稱敬天勤民之主耶知傳者之誤則向之疑皆可釋矣山岷有祀神者一修髯岐而五曰伍子胥一婦人靚妝曰杜拾遺意以胥爲須遺爲姨云以音言拾遺可姨伍胥之須宜岐而五也堯湯之九

水七早是亦伍鬚十姨之類也

奏修省自劾罷黜疏

呂柟

臣伏觀皇上因天示戒變服御門令百官同加修省先日又傳聞皇上將端午諸戲令俱停罷臣仰喜聖心之畏天俯懼臣職之未修竊見自嘉靖元年以來元日折象輦之軸陰風拔歌吻之劍臘月雷電交作新正南北同震山陷地坼晝晦天靈委的變異非常不止久旱宜厘大君之恐懼乃示羣臣以修省臣竊惟天道與人事交通主德與臣職相係臣官階雖卑職在以經術道義輔主上於聖神伏自供職以來痛加修省不職者十有三事謹列上陳自求黜退臣聞學問常天心亦悅不常庶民且議先皇帝經筵又日講後被譏邪聲色蠱惑講論間斷奸逆縱橫社稷幾危而不知陛下所親見也奈何今年講書少於去年去年講書少於元年今三月初講四月罷講若計一歲不止一暴十寒陛下自視天資比湯文孰優湯且日新文王且不已矧陛下年在幼冲豈可作輟違天所眷臣自省講說不足以款其好忠誠不足以動其樂其不職一也我明有天下者皆仁祖淳皇帝后誕育高皇帝之功可當百世不遷之祖每年四月十六日二十二日忌辰也臣於元年二十二日適講虞書三禮口奏是日講書宜著驂服罷酒飯有忌辰其言未行當年六七月間鳳陽地方大風拔木數百大水漂人萬家切近孝陵至今為災不已乃陛下尚不覺悟又於今十六日百官朝服賀上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仁祖高祖之靈與天地通其忌日不憂已矣又以為大樂可乎書曰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其謂是哉臣

痛自修省是皆論說未能懇惻所致不職二也陛下欲追祭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於奉先殿西側空室臣已嘗同侍讀范若水等據經論奏昨見切責九卿所議至有再違不饒之語禮工二部懼而遵行大學士蔣冕執奏又未即從夫廟有定制自虞夏商周至今然也空室之舉既非七九之數又非世室之名必欲行之祖宗在天之靈豈能安乎漢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一聞中郎將張純為人後者為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之言遂罷其廟使守令侍祠臣言不能如張純之動主不職三也獻皇帝生有與國社稷人民受之祖宗者也乃忽沒其邦名如舊為士庶人然雖加殊號却是後來虛名又字義興起也盛也旺也若天默定使陛下以有天下之地也今而沒吉兆恐不可且有二統之嫌夫陛下入繼大宗已考孝宗今又考獻皇帝詔書又加章聖皇太后聖母凡兩聖字昭聖皇太后先有聖母字後又沒之輕大宗重小宗分明二本臣亦嘗同范若水奏明宗法其言反不如冷褒張純輩之能行不職四也往往在正德間用人惟貨惟議故盜起奸橫幾至亡國陛下中興似更新之矣乃治不加進亂不加退說者謂奔競之風雖抑而未息節義之士雖錄而不用舉者或挾恩効者或帶讎柄用者或避怨則亦不敢謂不然也臣不能數陳修身取人之道不職五也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詔則不福無勇則失義傳聞有設齋醮以惑陛下者壞人心杜聖道傷國用莫此為甚臣不能開崇正道以勝其邪說不職六也召虎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況于防臣之口乎今諸臣言傷切

直者或謫戍或削籍或罰俸少忤其意輒伺其私雖在師保視若尋常未幾一年大臣去者六七陽無排木諫鼓之設陰有衛巫監謗之漸結忠臣口縮諍士舌禍患將興而不聞危亂已萌而不知譬之一身氣血不能周流則肢體麻木營之兩儀上下不能交泰故雨暘愆期而臣職在經輅且不能以達况彼疎遠者哉痛自修省不職七也方今江淮廬鳳之間水旱相仍饑饉連歲父殺其兒而食其肉子刃其母而啜其血若乃兄弟割割夫妻吞噬親戚割餽則以為常矣天理民生斷喪無餘古今罕見之災也而賑濟之權假手於奸佞之輩其地方貪黷官吏叙遷如常故糲粥則粥殺人散銀則銀誤人積骸成丘殘屍如莽報無虛日書稱高后之言曰曷虐朕民臣手不能如鄭俠畫圖以獻不職八也夫民之貧困至此極矣故雖漕運額米亦折少半以濟荒乃今咸曉庵寺土木之役動以千萬口日三升不及半歲京通二倉已耗十三今歲不雨來牟不收且勿論民庶人等即百官諸官豈能空腹以事陛下乎臣頃分足食之書瀨譁而罷不能陳其故以救饑殍不職九也夫民之無食猶其無木也奈何又差內使織造東南是速之死也又行賑濟是剗其腹心補其爪髮抽其皮骨與之飲食也臣自修省不能如仲山甫之舉德以補衮衣之闕其不職十也邦之刑法所以懲不軌詰奸惡也今或叛逆十惡罪通於天陰行賄賂緩誅欲釋使為善不知勸為惡不知畏以致寒暑失正風雷不時書稱天討有罪臣誠未能講行其不職十一也昔先皇帝傳奉太溫近衛之籍動以萬計陛下即位已釐革其

半會未幾時仍開傳陞之門非貴倖之弟姪則勢要之親屬也故祿薄月增其數倉算日減其儲此輩勇不足以敵愾智不足以經國乃使靡費民膏如此則雖彼類之有勞績才略者亦恥與伍班臣不能諱爵罔及惡德之書其不職十二也內弭盜賊外禦強敵所恃者兵兵之不壯豈士卒之過哉扣衣糧以折差出資裝以買開器首級以救生一過鉅敵是夷其股使跨馬折其肱使彎弓彼且不為賊擒者幾希臣故曰用千略不如用一廉用百計不如用一慈然方欲講足兵之書而未能上其不職十三也夫不職之事有一於此皆即可黜罰况臣所負至十有三事者乎或曰階卑集議不及任輕言責不係可自寬也且修撰十有七年矣默待修書成而去亦可但臣念官聯史局懼虧陛下他日之名職在經筵恐玷陛下今日之德故願如史佚並周台於成王之世不敢為聚子皇甫貽詩人之重刺也故如臣者先行罷黜庶君德有英俊以成就天戒即頃刻可消弭而陛下亦不可以不自為修省之實也

弭災祛疾疏

鍾羽正

臣聞天事恆象變不虛生竊見近日災變蓋至甚矣陰霾冥晦亢旱驕陽星隕大光否塞昏昏天心仁愛豈其無因而有此警陛下方以眩暈動火朝講久虛雖聖諭諄諄係心民瘼然不聞出次當展與三公九卿面相徹戒商確幹旋調燮之方天道神明固不可以虛辭動也日者在廷諸臣竭誠進陳陛下一切雷中人心眩惑不知皇上有概於中耶抑妄其言為不足采耶夫使羣臣言而盡妄不宜妄者之盈朝也使

其不妄而弭災祛疾忠獻議論皆在陳說中陛下何忍置之乎陛下下一聽臣言臣竊謂弭災祛疾原無二道勤政即所以保身制情即所以養心身心心理而天意民生皆可轉移機相因也請言保身臣敢以水喻夫水也出山泉則清達淵洳則清激流波赴大壑則益清假令填闕下流則塵濁聚沫不能清矣人身之血脈何以異此是以人君晨朝聽政清晝咨詢凡以鼓舞心神節宣元氣勿使有所壅閉激底爽其常度乃至日昃宵衣而君體益康壽源淳固未聞以勤政而致疾者也今陛下居重宮之中享溫肥之奉優仰逸豫恬愉而不出久之則血脈渾濁噓唏煩醒飲食之滓液滯而不融痰飲注於下清氣遏於上雖欲無疾不可得已諸臣陳說殆無虛日而皇上一切不報則猶未知聖意所存是以懷款款者皆思一效其愚皇上何不翻然一旦聽納其言數臨朝講盡發雷中之疏使人欣慰恍如披雲霧親青天傳之四方書之史冊為萬世談頌美盛不勝企望之至

懷郡三瑞集序

崔銑

夫迅乎善之達也珍乎吏之良也積乎二紀之所見懷民其殆矣哉蹠於寇寇竭於官漁切於閭閻日者人思少損而天乃災之旱靡遺蝗蝻餘穗壯者樂土是往疫者連村或盡已丑歲一泉王子宗周來守甫踰年而有瑞麥又踰時而有瑞禾瑞瓜歲則熟亡則還民乃與王子立方而不譟執介而莫奪宜民者行厲民者罷體周物我順洽遠近災奄化祥袍落聲答於是乎譽騰而寵錫既而錄薦剡宸頌章揖揖乎成帙矣嗟乎造化之機闔闢相推則災祥日出災可

鑠金而妬生焉寒適裂膚而復生焉是故聖狂轉念於杪忽臧否改迹於云為和易易轍於茫昧休咎交徵於物類王子慎守哉

修省疏代

鍾惺

具官臣某一本為景運方新天心示警懇乞聖明亟為修省以消隱患以光初政事臣聞天地人物之妖靈蠢動植之胥自古有之其情形不同同謂之災災之有常者謂之異惟習之為常則恬然不能有所動駭之為異則瞿然足以有所惕天之警人不於其常而必示之以異自然之理也今皇上續緒御極雖在泰昌元年之九月其以天啓改元則自今歲辛酉始辛酉之歲曾幾何時而遼東以日暈告矣京師以風霾告矣臣不敢以占候家幽隲之言論論其至顯者日君之象也暈則其微為蒙為塞何以不於京師而於遼東也若曰蒙塞之微極於邊疆而其源始於京師可知也風四方之象也霾則其微為昏為震何以不於四方而於京師也若曰昏震之微始於京師而其流必及於四方可知也雖然自神祖末年靜攝已久其妖變層見疊出蓋有不止於今日所告者修省之疏中外臣工無時無之亦無人無之而淵默之中槩乎其未有省也其故何也災異之事一見則駭目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習見而不之怪矣修省之言初聞則悚聽至再至三以至於無數則以為習聞而不之驚矣今此二者交集於皇上改元之初異乎不異乎改元之初而且不出一二月之內異乎不異乎同一災異之與神祖所習焉不以為異者恐皇上欲復徂之以為常而不可得也除臣下痛自

刻責各修職業各捐意見務偕大道以襄助盛治開

濟時艱外皇上但思日暈之在遼東者乃天啓元年

一二月內之日變而不敢以神祖時之日變視之思

風霾之在京師者乃天啓元年一二月內之風變而

不敢以神祖時之風變視之又思象見於遼東其源

決不自遼東而起象見於京師者其流決不自京師

而止雖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欲人君無所不謹而

外計全遼之指歸若何料理兵食若何懷戢文武若

何修明賞罰內計畿輔之標本若何撤官府之藩若

何破水火之形若何妨釜竈之隔又豈待臣言之畢

哉皇上與諸臣工勿謂探策方始衰闕無多不足以

致天變之踵至而厚集也有數十年之尤悔一念成

之有餘一二事之愧忤千萬世補之不足交玩則妖

雖小亦足為隱禍之伏交警則變雖大適乃為新政

之助敬怠治忽之幾是在皇上一轉念而已臣某以

負乘畱臺而代庖秩宗修省固有同責災祥尤得與

聞謹效瑱規自同芹獻北面拜疏無任悚息危懼之

至

庶徵總部藝文四

正旦大會行禮歌

晉成公綬

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凰翔醴泉湧流中唐嘉禾

生穗盈箱降繁祉祥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

授聖德四世重光宣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

肇啓晉邦流祚無疆

水旱禱

唐蘇拯

和容南草中丞題瑞亭白燕白鼠六眸龜嘉運

陳陶

伏波恩信動南夷交趾喧傳四瑞詩燕鼠孕靈褒上

德龜蓮增耀答無私迴翔雪侶窺簷處照映紅巢出

水時盡寫流傳在軒檻嘉祥從此百年知

無客迴天意

宋邵雍

無客迴天意有人資盜糧日中屢見斗六月時降霜

有書不暇讀有食不暇嘗食况不盈缶書空堆滿牀

宮詞

王仲修

乘輿前殿退朝初玉案焚香午漏餘三省奏來祥瑞

事編排付與內尚書

風雨歎

明李東陽

壬辰七月壬子日大風東來吹海溢崢嶸巨浪高比

山水底長鯨作人立愁雲壓地溼不翻六合慘澹迷

乾坤陰陽九道錯白黑鳥兔不敢東西奔里人蒼黃

神屢變三十年前未曾見東村西舍喧呼遍樓書走

報州與縣山底谷洶豺虎咆萬木盡拔乘波濤洲沈

島滅無所逃頃刻性命輕鴻毛我方停舟在江早披

衣照牀夜復晝忽掩青袍涕淚透舉頭觀天恐天漏

此時憂國况思家不覺紅顏坐瘦瘦瀟關以西兵氣

多胡笳吹塵塵滿河安得一洗空干戈不然獨破杜

陵屋猶能不廢嘯與歌世間萬事不得意天寒歲暮

空蹉跎嗚呼奈爾蒼生何

感事

滹縣行

前入

入城半里無人語枯木寒鴉幾茅宇蕭蕭酒肆誰當

墟武清西來斷行旅縣令老羸猶出迎頭上烏紗半

塵土問之不答攢雙眉但訴公私苦復苦雨雹飛蝗

兩傷稼春來况遭連月雨縣城之西多草場中官放

馬來旁午中官占田動阡陌不出官租地無主縣中

里甲死誅求請看荒墳遍村場

雷雪行二首

前入

昨夜雷轟今日雪安德門前西路裂河南檄報人食

子更聞飛蝗滿江浙千古高人魯兩生漢文謙讓流

英名精衛年年負木石海中波浪何時平

羣方水旱歲不虛郡國正奈無倉儲何人建議募輸

粟只恐未來民半無天子親耕后親織轉見民間多

菜色明堂清廟事且遲一土一木民膏脂

老芝宮

皇甫汈

河清社鳴誕聖人握符纘曆靡瑞不臻天垂卿雲景

星現地出醴泉澤受衍導木六穗麥兩岐嘉瓜並蒂

連理枝三足軒翥肉角螭龜鹿雀兔咸素姿包匭驛

貢費四馳芝草疑祥處處生獻廟忽產屋之楹瑞光

瑩潔秀九莖銅池芝房惡足稱帝命作官時享以報

子孫千億昌嗣允緒

聞報

前入

已報旱雲連剡北更看洪水漲江東天高未鑿桑林

禱河決難成瓠子功周制備荒儲九載漢家聞異策

三公小臣亦願輸餘稅却奈歸田歲不豐

十月望十二月朔白舌羣鳴連日臘朔之夜雷

電徹曉大雨兩月鄉村人來說虎食人經秋不

去

徐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之朔百舌聲聲叫如昨如朋喚友互答應乃是氣機使然諾百舌小鳥爾爾頤頤使之敢不聽雷電本大物蟄藏已久矣何爲十一月徹夜殷殷令人驚電入我窗兩三刺我疑是燈還未滅起看燈花已落油已乾始知是電耳非關燈之殘氣候變遷亦常事山林老翁閑料理十月十一月連月苦大水十二月來還未止猛虎食人如食豕百物價高寧倍蓰我亦左聽右出耳信知十說九是詭不飲不啖拚已矣實來實去無將迎攜提查見好情謔談不把蒼毛塵偶語惟禁白王京几筵屏帳無家火鞋襪衣衫多補丁噫嘻吁百鳥之語誰能解百舌鳴冬或報瑞年來世事惟反常反惟安得公冶來爲鳥譯出令人快我所解者提胡盧枝頭勸我鄰家沽提胡盧不知吾少青畎

庶徵總部選句

漢劉歆甘泉官賦孔雀飛而翔翔鳳皇止而集栖甘醴湧於中庭兮激清流之瀾瀾黃龍遊而蛇螭兮神龜沈於玉泥

揚雄羽獵賦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戴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爵棲其林又上獵三

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

劇秦美新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獮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釋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微而能全

連珠陽陰和調四時不忒年穀豐遂無有天折災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樂也

後漢馬融廣成頌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遂栖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僬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

晉成公綏天地賦若乃微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虛譴悟焉事遂客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其字發而世所忌

張協七命昆蛟威惠無私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之鳥鳴鳳在林駁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劉琨勸進元帝表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典之肇圖識垂典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

朱謝莊請封禪表龍麟已至鳳皇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露於宮闈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堦連理合幹於園籞

梁昭明太子七契廚薏挺茂塔蓂吐芳瑞鹿摘素祥

熊羆黃靈禽樂園儀鳳栖堂太平之瑞寶鼎樂協之應玉羊丹鳥表色玉露呈漢野絲垂木嘉苗貫桑

簡文帝七勵德星夜映慶雲晝色異草雙條靈禽比翼狐尾既九茅春復三金船漾寶銀甕呈甘

大法頌龍翔鳳集河津海夷露下若飴泉浮如體桂薪不芥而丹甑自熟玉膏詎率而銀甕斯滿河光似羣樹彩成車氣氤四照輝麗五色神明磊落微祥布

漫又萬符集祉百神啓祥黑丹吐潤朱草舒芳珠懷鏡像星含喜光波池下鶴高梧集鳳赤熊且繞素雉朝翔

南郊頌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鷄三角九尾四眉六足抽鋪地之九草發瑞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漫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記

菩提樹頌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瑞露月萃郊園義鳳仁虎日間郡國如珠如璧既照燭於中畿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

江淹爲蕭重讓揚州表臣實空儒伊何以勝既誣人文將贖元緯凌歷飛流之背懼失正和晦裂蜺霧之災且濫世物

勅爲朝賢答劉休範書虹飲風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上之謠已露童諫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

北齊邢邵文宣帝哀策文地不掩瑞天不愛寶既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已素莫亦自皓百獸斯踣五靈載擾甘露漢漢青龍矯矯

魏收加齊王九錫開文天平地成率土咸茂順符顯見史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若周鳥

北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兵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
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燕銀瓮金船山車澤馬豈止
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一氣同爲景星

王褒上祥瑞表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人澤及
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協至德之符似
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
之狀豈止唐帝沈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梁昭明太子詩班班仁獸集匹匹翔風儀霏慶雲
動塵靡祥風吹

庶徵總部紀事一

路史大庭氏之膺錄也適有嘉瑞三辰會輝五鳳異
色

羣輔錄伏羲六佐視默主災惡

宋書符瑞志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遊於華陽有神
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
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黃帝軒轅氏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
庭依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依人不取進有景雲之
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
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
景星黃帝黃服齊於中宮坐於元扈洛水之上有鳳
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
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
儀有大螭如羊大螭如虹黃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
王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
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護其
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
文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而銳上豐
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
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
唐虞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在帝位七十年

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醴泉出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筵搖
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筵脯又有草夾階而

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
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
一曰曆英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
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洛有五老遊焉

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
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
禮備至於日景象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
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

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文泥以黃
金約以青繩檢文曰圖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
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

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昴赤光起元龜
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禪舜遂
讓舜

路史陶唐氏資有天下制在一人以德化爲冠冕以
稷偁爲筋力都兪吁咈於一堂之上是以德政清平

風教大治化格上下而信孚於升潛慶雲鮮苔五緯
順軌景星炳耀甘露被野神禾滋畝朱草苗收禮泉

洪岫倚嬰生廚蒲薤苗鳳巢閣榮光幕河河馬轅錄
一日而十瑞至矢心與治立於靈扉雲生牖坐於華
殿松生棟萬物皆備於我而亡黃屋之心舉天下以
爲社稷非有利也故垂裳懷安輕裘而天下治僉民
獻其沒羽封人祝之壽富翕然各以其所重報是以
比隆伏羲後世莫及

宋書符瑞志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
生舜於姚墟曰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
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

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
衣自傍而出耕於歷農眉長與髮等及即帝位蓂莢
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

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舜在位十有四
年奏鐘石笙篳篥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
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在走舜乃擁璫持

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
鐘石笙篳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
應慶雲興焉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

困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禮綬
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
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

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
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贊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
以竭褻裳去之於是八風修迴慶雲叢聚蟠龍奮迅

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共穴遷虞而事
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昴榮光休氣至
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

其文言當禪禹

墨子非攻下篇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曰妖胥出雨血三朝龍生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圻及泉五穀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元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夏至桀天有轄音義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

焦死鬼呼國鵠鳴十夕餘乃命湯於鑪官受夏大命路史桀爲長夜之宮男女雜處十旬不出政一昔而

風沙邑之方冬穿陵駸以就之酒渾而戮刑殺彌厚

滅皇圖亂歷紀玉瑞不行朔不告於是天不畀純祚

字出枉矢射地震天血迅雷黃霧夏霜而冬露大雨

水里社圻因之以饑饉桀益重塞好富忘貧不肯感

言於民

墨子非攻下篇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

中十日雨王於薄九鼎遷止婦妖胥出有鬼宵吟有

女爲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縊也亦烏銜珪

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順來賓河

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予既沈漬殷

紂於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

夫反商之周

荀子儒效篇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

迎太歲至汜而圯至懷而壞至其頭而山陰霍叔懼

曰出三日而三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

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

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且於牧之野鼓之而紂

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

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責反而定三革偃五兵

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衆起而詔漢廢矣

新序武王勝殷得二俘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俘

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俘

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亢倉子政道篇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

篚帛與縹緇曰余未小子否德泰位水旱不時藉爲

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

人事類私早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整以

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

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

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

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

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

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說苑趙簡子問於翟封荅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

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

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

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鸞鳥擊於上也馬生

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

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

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

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

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壽曰爲臺甚

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臯昔者鳴其聲無不

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壽曰臣請禳而去

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壽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臯聲

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臯當陞布翼伏

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

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

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壽之所求柏常壽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

曰壽爲君禳臯而殺之君謂壽曰子之道若此其明

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壽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

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

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

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

壽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壽

俯有問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

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

蛇之穴也如虎之室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吳越春秋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

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

凶臣之事也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發地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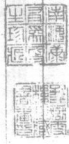
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

賈誼新書耳痺篇夫差卽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栖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膽水易子而食於是履覺戴璧號鑒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懼好亂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寶因問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結帥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旣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嗥而入淵甕銜莖而適巢燕雀剖而蜣螂生食蠶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黃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寵而自投水自決而掛東門身賜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

第十五卷目錄

庶徵總部紀事二



庶徵典第十五卷

庶徵總部紀事二

漢書高祖本紀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降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甌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負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

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告急於漢武帝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

京房傳房以孝廉爲郎嘗宴見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

張敞傳宣帝始親政事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

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適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使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

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少治尚書與張禹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迺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議之言任仇仇之身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思奚卒伯西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俗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

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土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問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官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溢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邪邪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闡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京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遇得延年

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能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縣濫人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惟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復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惡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典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誅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孔光傳光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卽位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傳太后

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其王太后宜當何居光恐傳太后與政事卽議以爲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傳太后果從復追朝父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選在左右右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畱選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還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過至今未有所改臣請歸還故郡以銷奸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脅於傳太后皆此類也王莽傳莽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鷄化爲雉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爲作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佑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皇帝復謙讓未卽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寶符六以文圭七以元印八以茂陵石書九以元龍石

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澆以顯著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設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充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又侍郎王

夫餘南出者踰微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

蔡問得失諳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引致助學大化於是

前謂肝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肝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矚得酒食

霍傳傳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頤等並用威權輔上疏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且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起新皇

小既有微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華則拜之乾鵲噪則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

諫曰去年已來災頻譴數地圻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

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

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與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

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祇畏葦然變動閔漢氏之終不可濟疊疊在左右之不得從

後漢書和熹鄧太后紀自太后臨朝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

何敞傳敞辟太尉宋由府以待以殊禮敞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

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

周舉傳舉為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害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典化致政遠

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一公曰夫瑞應依德

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

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偕偕嗚若夫偕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

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威文祀之君子議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

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

密嚴勅州郡疆宗大奸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

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徐防傳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

黃瓊傳瓊為尚書僕射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繆寒燠相干蒙氣數典日闇月散

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

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太乙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

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未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未建以後訖於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

楊厚傳厚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永建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甚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

迄於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

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

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

古今圖書集成

曆象彙編庶徵典第十五卷庶徵總部

第〇三八冊 之〇七葉

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

外史天皇祀老子於宮中李固諫曰陛下即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馬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彗惑水旱之變不及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開負比干之忠者或幽於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於廟堂臣竊思之可為寒心哉

蜀志先主傳漢獻帝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木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藉藉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瑋瑋下來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彗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與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彗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昂畢昂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謀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

魏志管寧傳鉅鹿張瑋少游太學學兼內外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巖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神命東序之世實事班天下任令于綿連齋以問珥珥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

拾遺記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鍤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飾臺榭累年而畢諫者九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衆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焉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乃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微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昂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負圖狀象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獬瓊玕八卦列宿字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此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

晉書五行志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吳開於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害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後趙錄石虎置女官十八等教官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識

晉書阮仲傳仲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災眚屢見於是太保何曾舉仲賢良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膺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眚也

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未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雩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岩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答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件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天譴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廢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贅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

袁甫傳甫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城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

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僣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江適傳適遷太常京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適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刻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園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告之發所以警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降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度元象俯疑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九朝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適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祭之時事今強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度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每度之失同之六沴

引其輕變方之重售求已篤於禹湯憂勤勵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勅撰定適又陳古義帝乃止

符生載記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日昨夜三月並出李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姚興載記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與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大尉趙旻公等五十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勤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立宜過垂冲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使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凉武昭王傳李嵩字元盛自稱秦涼二州牧遷都酒